

長宿行



著 伶 于
劇 幕 四



獻給我

蘇州時期的師範同學

排演或改編須得
本劇作者之同意

時代：

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

地點：

上海

人物：

俞味辛 教育學士，私立中小學及補習夜校教員。

任蘭多 味辛太太，師範生。

蕙清 蘭多的瘋姊姊。

馮小斌 蕙清的兒子，十一、二歲。

陳堅 味辛的師範同學，私立中學教員，因救國工作而爲電燈匠。

褚冠球 法學士，味辛的師範同學，中小學教員，後爲「新貴」，任僑教育部「專員」。

衛志成 房東，五十七、八歲，爲某大公司的寫字間小職員已三十幾年。

太太 志成妻。

蔣媽——衛家女用人。

沈春發——工廠小職員，「八·一三」廠燬而失業，轉事囤積貨物，頓成鉅富。

韓英——沈太太——新娘子——登報徵求丈夫的女人。

多多——新娘子的兒子，六歲。

楊瑞芳——新娘子的女友。

時間及佈景：

第一幕——暑假前幾天的傍晚

房東衛志成的客堂間

第二幕——幾天之後的夜晚

俞味辛住的廂房間

第三幕——秋季剛開學的某日傍晚

景同第二幕

第四幕——十二月七日晚前到八日黎明

景同第二幕

第一幕

人：

俞味辛

任蘭多

惠清

馮小斌

褚冠球

衛志成

太太

蔣媽

沈春發

時：

陽曆六月底的傍晚，上海不算熱的天氣。

上海公共租界內普通住宅區內所謂弄堂房子。

舞台面是石庫門內的小部份天井與前廂房，大部份前客堂。

前客堂內，佈置簡單，椅凳之外，有舊沙法一、二件，壁角立一亂置雜物的櫥。衣帽鈎的旁邊有一電話機。

壁間裝飾着字畫，鏡框等。

幕：

幕啓於門外弄堂內的嘈雜聲中。

室內却很平靜。

一線斜陽照在前廂房的窗上。

房東衛太太坐着用心地計算賬。

突然，弄堂內一陣大的混亂聲。

衛太太本能地注視大門，隨即立起身子來。

大門外，人聲鼎沸。

同時，前廂房臨天井的窗後面，任蘭多掀起舊得褪了色的窗簾布，伸出頭來，張望。
同時，蔣媽手裏拿着一把正在弄的菜，從灶披間跑進前客堂來，奔到大門前去看熱鬧。
遠遠的有短促的警笛聲。

手槍聲。

室內三個人相顧愕然。

警笛聲遠去。

三人同時舒了一口氣。

太太（無限感慨）什麼世界！

蘭多 又出什麼亂子了！

蔣媽 我去看看！（想開門）

太太 蔣媽，發瘋了！（嚴厲地阻止）看什麼！別多事！

蔣媽 呵。（走進灶間去了）

（蘭多也縮進頭去，弄好窗幔）

（衛太太找出香煙來吸）

(門外聲漸低)

(蘭多從廂房門出來。她是頗有修養的知識份子，溫婉的師範畢業生，神經質，多愁善感，原就很瘦弱了，加上產後失調，營養不良，患着相當重的貧血症。可是苦難的生活，却抹不掉她出身於中上家庭的痕跡)

(衛太太見她出來，把一雙尖刻的眼睛打量着她)

(蘭多原是有求請求而來的，經她這一打量，態度顯得有些窘)

太太 (敷衍) 俞師母，還沒煮晚飯？

蘭多 還沒呢，衛太太。

太太 唔，你今天，臉色倒很好，身體快復元了吧！

蘭多 是的，衛太太。(胆怯，鼓足勇氣) 衛太太，想跟你商量一點事情。

太太 (早就猜到了幾分) 呵……(弄熄了香煙)

蘭多 (不好意思) 你再借點煤球給我。

太太 怎麼？俞師母，你們燒煤球怎麼這樣費呀！記得上一次才……(她把半截煙藏好之後)……

……嗟！俞師母，煤球這樣貴，你怎麼不省着點燒呀！

蘭多 是很省了，衛太太。呃，我用煤球，真是一個個的數着燒，好像一張一張的數鈔票呢！

太太 也真是。唉！再貴下去，可不知道燒什麼了！

蘭多 好像煤球越貴就越不經燒，儘是些黃土！

太太 這年月，煤球店老板的良心，也跟煤球一樣了！

（大門外有人打門聲）

（一陣警車的緊急鈴聲自遠而近地忽然停住）

（兩人用心傾聽）

（電話鈴聲響）

（太太接電話）

（打門聲又起）

（蘭多走去開大門）

太太 （對話筒）……喂，喂，……誰呀？……（對蘭多招手，離開話筒說）……別忙開！……

（又對話筒）……不在家，沈先生還沒回來！……唔，……呵，……（掛斷）

蘭多 （大聲向門外）誰？

聲音……是我！（在大門外）

太太（走過來）什麼人？

蘭多 你家衛先生。

太太 呵！酒糊塗！（不感興趣地坐下扇扇子）

（蘭多開了門）

（進來的是房東先生衛志成，所謂酒糊塗的。他五十七、八歲年紀，可是衰老的程度却超過他的實際年齡，和善的臉部中央龐然大物地壓着一架高而且紅的酒糟鼻子，枯燥的額角上是深黑的皺紋，光亮的腦袋，萎黃的亂髮，合成一副滑稽可憐相，嘲弄着也諷記着他的一生。左手臂彎上掛一件舊雨衣，手裏拿一把摺扇，一捲小報。右手提著把黑布洋傘，又勾提一個紙包，踉踉蹌蹌地踱進來。）

志成（一進門，見是蘭多，連忙脫下頭上那頂變了色走了樣的舊草帽，笑嘻嘻的鞠躬如也）：

：呃，俞師母，謝謝！

（蘭多微笑，點頭，順手關門）

志成 我來，呵，我來關。（客氣地爭着門門，可是只高高地舉起手，因為雙手全不空）……：呃

，俞先生回來了麼？

蘭多 還沒呢。

志成 嘿？（誇張地走進來）可便宜了他！

蘭多 怎麼？（跟進）

志成 他要是早一步回來，走在我前面的話，可要受驚了！（掛上傘和帽子）你們在家裏會不知道？（掛雨衣）

太太 弄堂裏發生了什麼事？

志成 （誇張的語勢）弄堂門口打傷了一個人！嘿，只離開我面前十幾步路，雙方開了槍。（把一捲報放在桌上）你們說險不險？

太太 綁票還是捉強盜？

蘭多 也許又是暗殺，打漢奸，或者是漢奸打這邊的人！

志成 （提着剛脫下來的一件舊的血青色長衫，抖了抖）反正天天如此。（掛衣）天天這樣，不是綁票的打保鏢，就是保鏢的打綁票；不是巡捕打強盜，就是強盜打巡捕；不是愛國份子打漢奸，就是漢奸打愛國份子！打來打去，明鬥暗殺！真是……

太太 那個受傷的究竟是漢奸，還是愛國的？

志成 全不是。聽說是一個過路人！

太太 噫，這，這，什麼世界！

蘭多 真是……味辛怎麼還不回來？（進廂房去）

志成 蔣媽，蔣媽！（弄弄那個紙包）

蔣媽 （在內）來了。

太太 （見了就生氣，明知故問地）你這，又是什麼東西？

志成 （從櫥角取出一個酒瓶來）還不是老規矩！

太太 又喝酒了？（相當嚴重地）改不掉的老脾氣！

志成 （輕鬆地近於賴皮）所以才是老脾氣呀。

（蔣媽送來盆子，杯子，筷子等，即去）

志成 （小心而熟練地把紙包內的東西，倒在盆子裏，斟了一杯酒，偷眼看看正在生氣的太太，

爲了和緩空氣，舉杯）呃，你也來一杯！

（太太作爲沒有聽見）

志成（喝了一口酒之後，又從身上衣袋裏取出一小包東西來托在掌心裏對太太）油煎花生米，怎麼樣？

太太（好不生氣）稀罕！

志成（一連碰了兩個釘子）呵，不稀罕！（安詳地獨酌）

太太（進攻）哼，你倒開心！

志成（防守）不開心又怎麼樣呢！（喝酒）這種時勢……

太太（接得快）這翻時勢，你還這樣糊裏糊塗！

志成（驕，古人說得好：人生難得是糊塗！

太太（脫口而出）沒有出息！

志成（並不就生氣）「嚇唬」！我喝酒也喝不了多少錢，別人不喝酒，也不見得就發了財！（喝了一大口酒之後）我一生沒有別的什麼，就愛喝幾口酒。（倒酒）三十幾年來，寫字間，寫字間，我天天上寫字間，風風雨雨，伏天臘月，我沒有偷過一次懶。伏在寫字台上，寫了又算，算了又寫。坑到現在，眼睛花了，手指頭僵了，我還是我。不喝幾口酒幹

嗎？

太太 得了，得了，我的天皇菩薩！發過牢騷，又要發酒癮了！

志成 你不喜歡聽，我就不說。……（喝酒）其實，要發財，那還不容易？

（大門外有人打門聲）

志成 （欣欣然走去開門）俞先生回來了。

太太 有人喜歡聽你的了！

（志成開了門，鞠躬如也地歡迎）

（進來的是沈春發。在這些人中間，只有他志得意滿，精神健旺。一股忙勁，顯得自己能幹有爲的樣子，其實是自以爲是的淺薄粗俗的傢伙。穿着新而壓得平整的綢長衫，邁步進來）

志成 （一見是他，顯得有點失望）呵。

春發 （神經粗壯，不理會人家對他的一些較細微的情緒反應。點了下頭，直趕進天井來）衛太

太，有我的電話沒有？

太太 有，沈老板。（她和丈夫相反，對他頗爲客氣）是一個姓李的打來的。大概你們的生意，

又賺錢了！